

亞洲學術文庫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ASIAN STUDIES SERIES

明清人物 與著述

何冠彪著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亞洲學術文庫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ASIAN STUDIES SERIES

明清人物 與著述

何冠彪著

蘇子知覺

Asian Studies Series 06

Personages and Writings in Ming-Qing China

by Ho, Koon Piu

Copyright © 1996 by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90-347-9

亞洲學術文庫 06

明清人物與著述

-
- | | |
|-------|---|
| 著 者 | 何冠彪 |
| 策 劃 | 李家駒 |
| 執行編輯 | 李家駒 |
| 出 版 者 |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附屬機構]
香港北角英皇道 75 至 83 號聯合出版大廈 24 樓
電話：2887 8018 |
| 印 刷 者 |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B1 |
| 發 行 者 | 商務印書館營業部
九龍紅磡鶴園東街 4 號恆藝珠寶大廈 2 樓
電話：2362 6207 |

1996 年初版

© 1996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謹以此書
紀念冠駒弟逝世十五周年**

自序

本書是我的第二部學術論文集，內容是明清兩代的人物與著述。由於本書的範圍相當廣泛，而我又擬訂選收過去十五年內的作品，所以可供挑選的文章不少。然而，《亞洲學術文庫》的書籍以二十萬字的篇幅為限，加上敝帚自珍的心理作祟，取舍文章時不免躊躇。最後決定沿用第一次結集時的“在論說上有新議”與“在資料上有發現”兩項準則，進行篩選。選出的文章，有幾篇尚未發表；至於已經發表的，在付梓前都作過或多或少的修訂，務求它們能夠表達自己現在的觀點。希望這樣的安排，可以給予熟知拙著的師友一點新意。

本書的出版，不但紀錄了我在過往十五年的研究興趣，而且反映出我的撰述路向。對我來說，著作是一項很大的壓力。尤其在“年鑑學派”與“新史學”思想被奉為治史圭臬的今日，這種感覺更是沈重。由於兩者的理論都要求治史者從宏觀的角度及跨學科的路向從事研究，在它們的影響下，平實的分析被指為守舊，細微的考證被譏為鉅釘。可是，我在八十年代中的作品，過半屬於考據文字；時至今天，也未曾跨越歷史的領域。這是否積習已久，不能自新呢？

章學誠說：“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義·答客問中》）誠然，人的學術取向，其實根源於稟賦。一九八七年八八年間，我本著取經的心態，在哈佛大學從事學術研究，對於西方的史學理論略有所聞；在旁聽“Uses of History for Analysis and Management”一科時，亦多次就歷史的功用，考慮日後治史的途徑。但是，當我沈醉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內長期無人問津的清人詩文集時，我感悟到每個學者的使命原有不同。如果他希望在有涯之生中有所建樹，必須因應自己的才能，把握自己的機會。否則趨奇尚新，輕言突破，即使撰成專著，取得時譽，恐怕也難逃劉知幾所謂“無為強著一書，受嗤千載”（《史通·書志》）之譏。因此，我相信自己的取向，不過如章學誠說的“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而已，豈是“自封而立畛域”（《文史通義·答客問中》）呢！

其次，我的撰述取向，亦與我的遭遇有關。儘管我在十多年前已經開始研究明清之際士人的出處問題，明白進退之道，但是為了報效於人，不能以古人為鑑，感到十分內疚。後來雖然決定引去，無奈亡鈇者凡事深文羅織，而觀影聽風者又強充解人，令人心煩意亂。在這種心情下，名物考索便成為寄托的淵藪。直至最近兩、三年，潛心明遺民的思想，恪守前賢“適於時”（唐甄《潛書·獨樂》）的教誨，處鈍守拙，物緣漸疎。心情因之而平復，考證的文章亦隨之而少作。

年過四十，閱歷日深，無奈對人心詐僞，始終不能

釋懷。因而對父母之恩、手足之情、夫妻之愛、骨肉之親，以及良師素友的關懷，倍感珍貴。遺憾的是，幼弟冠駒在一九七九年因病去世，無法共聚天倫。冠駒患病的時間不短，病發的時候相當痛苦。他的逝世，對他來說未嘗不是解脫；但對於我們，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我之所以在今年結集文章成書，並祇選收在冠駒逝世以後寫成的作品，就是紀念他逝世十五周年。我非常感謝周佳榮先生把本書推薦給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使我能夠達成心願。

序於一九九四年冠駒忌辰（十一月二十五日）

人物篇

人

物

篇

亞洲學術文庫

第一輯

- 01 劉詠聰著《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
- 02 蕭國健著《香港歷史與社會》
- 03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
- 04 陳湛頤著《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
- 05 梁元生著《歷史探索與文化反思》

第二輯

- 06 何冠彪著《明清人物與著述》

圖書編目資料

明清人物與著述——何冠彪．初版．香港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

面；公分《亞洲學術文庫 06 》

ISBN 962-290-347-9（平裝）

著述篇

目 錄

自序.....	iv
---------	----

人物篇

王禕二題.....	1
-----------	---

- (一) 是“王禕”還是“王禕”？
- (二) 王禕的生卒年

孫賁二題.....	14
-----------	----

- (一) 孫賁生卒考辨
- (二) 孫賁死事析疑

晚明理學家三考.....	31
--------------	----

- (一) 陶望齡、爽齡兄弟生卒考
- (二) 王朝式的生平與史料
- (三) 誰人最先以“沈潛”、“高明”觀念判劃朱熹和陸九淵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大儒考 ——兼說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員	49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	64
明遺民對出處的抉擇與回應 ——陳確個案研究	95
曹斯棟非明遺民考.....	141
論清高宗自我吹噓的歷史判官形象.....	146
章炳麟與蔣良騏《東華錄》 ——歷史名人喜好誇大少年事迹一例	183

著述篇

從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 《邵念魯文稿》論邵廷采的文集	189
戴名世佚文〈《千疊波餘》序〉的發現 ——兼述趙吉士《千疊波餘》中的戴名世史料	204
論清高宗之重修遼、金、元三史.....	215

清高宗綱目體史籍編纂考.....	241
記朝鮮漢人王德九的《皇朝遺民錄》.....	281
王哲編刊《南山全集》書後.....	292

王禕二題

(一) 是“王禕”還是“王禕”？*

《明史·忠義傳》載有王禕的傳記：①黃雲眉（1899 - 1977）《明史考證》有考辨王禕的事迹②；但是戴維思（A. R. Davis, 1924 - 1985）在《明代名人傳·王禕傳》中卻說：

“（禕）有時誤寫作禕（sometime incorrectly written I）。”③

戴維思認為禕字當從“衣”旁，和《明史》與黃雲眉的寫法不同，但卻沒有提出他的根據。

* 本題初稿承陳遠止兄指正，謹此致謝。

① 張廷玉（1672-1755）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89，〈列傳〉177，〈忠義〉1，頁7414-7415。

② 黃雲眉：《明史考證》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290-2291。參註④。

③ A. R. Davis, “Wang Wei,” in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2, p. 1444.

《說文解字》有褱字，沒有褱字。《說文解字》說：“褱，蔽褱也。”^④《廣韻·五支》說：“褱，美也、珍也。”^⑤古書裏褱、褱兩字多相混淆。例如張衡（78 - 139）〈東京賦〉說：“漢帝之德，侯其褱而。”^⑥薛綜注《文選》謂：“褱，美也。”^⑦兩字相混的原因，可能是音近和形似。

《廣韻·八微》：“褱，許歸切。”^⑧擬音是 [iɥəi]；同書〈五支〉：“褱，於離切。”^⑨擬音是 [ie]。“微”、“支”二部入“止”攝，韻文中可以通押；可見褱、褱在隋唐間讀音很相近；加上兩字字形近似，相混的情形更易發生。阮元（1764 - 1849）〈《爾雅注疏》校勘記〉說：“宋人書 𠂔、𠂔 偏旁，往往無別。”^⑩這是古人形近易譌的毛病。因為褱、褱音近和形似，所以陸德明（約550 - 630）《經典釋文》也把兩字混淆了，他在《爾雅釋音》中說：“褱，音衣 [ie]。”^⑪陸氏尚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④ 許慎（約58-約147）：《說文解字》（同治十二年【1873】陳昌治刻本影印本，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卷8上，葉19下（總頁170）。

⑤ 《校正宋本廣韻》（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葉21上（總頁49）。

⑥ 見蕭統（501-531）：《文選》（同治八年【1869】潯陽萬氏據鄱陽胡氏重校刊本影印本，台北：正中書局，1971年）卷3，〈京都〉中，葉29下（總頁46）。

⑦ 同上。

⑧ 《校正宋本廣韻》，葉28上（總頁63）。

⑨ 同註⑤。

⑩ 阮元：〈《爾雅注疏》卷二校勘記〉（附見《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葉1上（總頁30）。

⑪ 見《爾雅注疏》，卷2，葉3上（總頁21）。

禕、禕兩字音近的情況，由於語言發展的關係，到了元明時代有了變化。因為“微”部字由〔iwei〕→〔uei〕，變化不大，但“支”部字由〔ie〕→〔i〕，和“微”部字相去便遠了。^⑫到現代，禕唸〔wéi〕，禕唸〔yī〕，分別更為明顯。所以，在明代，禕、禕在應用上理當可以分得較以前清楚；作為人名，在口頭稱喚上，應該不會相混。但因為兩字字形實在很接近，古人在傳寫和刻本上又沒有特別加以注意，所以就今日所得的材料來看，如果不小心查考，謬誤仍是難免的。

究竟是“王禕”〔wéi〕還是“王禕”〔yī〕呢？

黃潛（1277-1357）曾為王禕的祖父王炎澤（1253-1332）撰墓誌銘，銘中說：

“子男二人，長良玉，……次良珉，……孫男四人，裕、禕、補、初。”^⑬

上引四男孫的名字都寫“示”旁，但很明顯，正如阮元所說，這是當時人刻板時“禕”、“禕”不分的結果。因為除禕字外，餘三字本當從“衣”旁，寫成“示”旁便不是正字了。從古人命名的習慣來說，這應是“禕”而不是“禕”了。方孝孺（1357-1402）也曾為王禕的父親王良玉（1290-1364）寫行狀，文中提到良玉“三

⑫ 參王力（1901-1986）：《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頁159-163。

⑬ 黃潛：〈南樓先生墓誌銘〉，載於氏著《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卷33，葉12上下。